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的背景與翻譯¹

彭滿圓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歷史有時候具有諷刺性，一些偉大的考古成果，往往不是由一個偉大的考古學家所發現的。1900年6月22日，當中國道士王圓籙（俗通「道士」）意外地打開敦煌莫高窟第十七號洞，發現藏經洞時，²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揭開了一個千年不遇的重大考古發現。總共約五萬卷由公元四至十二世紀的寫本埋藏在洞中，³ 該批珍貴的寫本被稱為「敦煌文獻」、「敦煌文書」或「敦煌寫本」。這個消息吸引了英籍匈牙利考古學家與

¹ Garry Moon Yuen Pang, "The Reverse Translation of *Daqin Jingjiao Sanwei Mengdu Zan*—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Hymn," *Parole de l'Orient* 43 (2017): 315-36. 本文是上述專文修訂的成果。

² 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的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1996），頁23。

³ 程喜霖：〈20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郝春文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2001），頁53。「據粗略統計藏經洞5萬餘件敦煌文書百分之九十是宗教文獻，世俗文書僅佔百分之十，其中官私文書約1000餘件。」

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的注意，他在1907年前往敦煌，從王道士手中購買了二十四箱寫本，還有五箱絹畫和其他文物。⁴ 其後，法國漢學家與東方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也在1908年前往敦煌，經過他在洞內詳加考察後，他購買了約六千卷重要的寫本。⁵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或簡稱《三威蒙度讚》）就是其中一份。該寫本其後被帶到法國，現今收藏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⁶ 本文以《三威蒙度讚》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從不同角度，分析《三威蒙度讚》的背景；第二部分就《三威蒙度讚》的文本，進行一個反向的翻譯（reverse translation），將原來由東敘利亞語（East Syriac）翻譯與修訂為中文的文本翻譯為英文，再通過不同敘利亞學者的幫助下，重新翻譯為東敘利亞語。⁷

二 《三威蒙度讚》的背景

（一）《三威蒙度讚》的標題

一個文本的標題往往與文本的內容相關，從《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這個完整的標題，⁸ 類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簡稱《景教

⁴ Marc Aurel Stein,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825. 斯坦因指出：「當那二十四箱沈重的文獻從那道士不安全的保存下，加上五個放滿了絹畫與其他藝術品的箱子，終於安全地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中，我才感到真正的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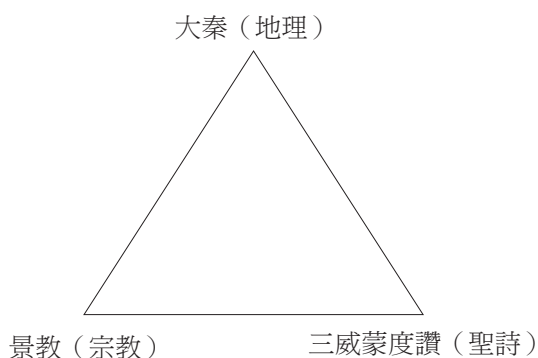
⁵ Paul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T. VIII (1908), 519.

⁶ 該寫本現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編號為 Pelliot chinois 3847。 *Manuscripts de Dunhuang et D'Asie Centrale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unhuang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 Vol. 28 Fonds Pelliot chinois 3771-3860 (Shanghai: Les éditions des Classiques Chinois, Shanghai上海古籍, 2004), 356-57.

⁷ 筆者衷心感謝敘利亞正教(Syrian Orthodox)的約翰遜神父(Fr. Dale Albert Johnson)、亞述東方教會在印度教區(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in India)的奧弗提修女(Sr. Jincy Othottil)，以及來自伊拉克東敘利亞學者柯尤博士(Dr. Behnam Keryo)和凱亞特女士(Nadira Khayyat)在翻譯上的幫助。

⁸ 在該寫本上前端寫上「景教三威蒙度讚」，在寫本末端又寫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等字，故《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應該是該寫本最完整的標題。

碑》），⁹ 兩者在前面都加上「大秦景教」四字，好像成為教會內部一種的正式稱謂。因此，該標題除了突出它的內容以外，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來加以分析，那就是「大秦」、「景教」與「三威蒙度讚」，從而帶出該寫本有關地理、宗教與聖詩等三方面的背景資料。



圖一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標題的意義

甲 「大秦」的地理背景

在《景教碑》的內容中，曾經引用《西域圖記》，¹⁰以及早於漢魏二朝的史書，描述「大秦國」的特點，¹¹其中「大秦國」應當等同「大秦」。此外，在《景教碑》有關教義部分，提到「室女誕聖於大秦」，就是指到聖子由童貞女所生一事，按照聖經的記載那應該是指到伯利恆。¹²因此，「大秦」除了指到廣義上的羅馬帝國以外，也可以在狹義上指到巴

⁹ 該碑文現收藏在中國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文詳細地記載景教的教義與在中國傳播的歷史。

¹⁰ 裴矩：《西域圖記》三卷，著於隋朝或唐初，原書散佚。

¹¹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撰於唐建中二年（781年）。「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燒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

¹² 馬太福音二章1節：「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勒斯坦與敘利亞一帶。¹³另一方面，《景教碑》提到宣教先鋒阿羅本於貞觀九年（635年）抵達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西郊，迎接他進到皇宮之內，進行翻譯聖經的工作，當中指到阿羅本是來自「大秦國」的。¹⁴接着，引述貞觀十二年（638年）所頒布的詔書，再次提到阿羅本到長安的經歷，也是將阿羅本稱為「大秦國大德阿羅本」，¹⁵並且在詔書中提到在京城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¹⁶然而，在《唐會要》所記載的詔書內容，¹⁷有兩處內容與《景教碑》所引述的有所差異，第一是提到「波斯僧阿羅本」，主要的差異在於阿羅本到底來自波斯還是大秦國？第二處只提到「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並沒有具體地提到所建的是「大秦寺」。

表面上看來，《景教碑》好像錯誤地引用皇帝的詔書，那是很嚴重的事。但實際上，背後卻有一個歷史因素，反映着一個宣教的發展過程。因阿羅本剛到中國時，唐太宗的詔書只記載阿羅本乃來自波斯，並且以外國胡人在長安京城聚居的西市義寧坊所建造的寺，¹⁸作為中國基督教第一個教堂。由於所建的寺本來就沒有名字，只能按照波斯的來源稱為「波斯寺」。¹⁹其後，唐玄宗在天寶四年（745年）九月頒布另一

¹³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 One, 2008), 65.

¹⁴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摠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¹⁵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上獻上京。』」

¹⁶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¹⁷ 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成書於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下載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77933>，（2016年7月28日下載）。「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¹⁸ 當時不同宗教的聚會場所一般都稱為「寺」，而不只是限於佛教的寺院。

¹⁹ 彭滿圓：〈從「景風東扇」到中國宣教之風刮起〉，林日峰編：《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的崛起、挑戰、裝備與契機》（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2014），頁58～59。

份詔書，指出波斯經教乃出自大秦，並且將長安與洛陽兩京的波斯寺，正式改名為「大秦寺」，作為全國各地的準則。²⁰該詔書澄清從波斯傳入的「經教」，其根源乃出自大秦，與源於波斯的摩尼教與祆教劃分出來，強調經教源於敘利亞的事實。²¹

因着東敘利亞語的《榮歸主頌》被翻譯為中文的《三威蒙度讚》時，唐玄宗的詔書已經頒布了數十年，故此，已澄清從波斯到中國的阿羅本背景，其信仰根源乃在「大秦」，即敘利亞而不是波斯，並習慣了將過去的波斯寺正名為大秦寺。故此，景淨在《景教碑》上也將唐太宗的詔書上有關「波斯」的字更正為「大秦」，突出他們的敘利亞根源；更在《三威蒙度讚》的標題上加上「大秦景教」四字，作為屬於他們教會官方的正統經典。

乙 「景教」的宗教背景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的標題還突出了「景教」的宗教背景。按《景教碑》末段記載：「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眾也」，²²清楚地表明在唐代來華的傳教士，乃是源於亞述東方教會（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那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他們官方與崇拜禮儀的語言就是東敘利亞語（East Syriac），²³阿羅本就是從波斯被東方教會

²⁰ 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²¹ 彭滿圓：〈從「景風東扇」到中國宣教之風刮起〉，頁59。

²² James Legge, *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Fu In Shen-Hsi, China Relating To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With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Inscription, A Translation, And Notes And A Lecture On The Monument With A Sketch of subsequent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and their present state* (London: Trubner & Co. 1888), 29. 作者指出寧恕(Hanan-Yeshu)是東方教會在巴格達於774-778年在位的宗主教，在781年立碑時他已去世，也許是路途遙遠該死訊還沒有傳到中國。

²³ Arthur John Maclean and William Henry Brown, *The Catholicos of the East and His people: Being the Impressions of Five Years' Work in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Assyrian Mission,"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us and Secular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Eastern Syrian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and Northern Persia (known Also as Nestorians)*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92), 216.

差派到中國的傳教士，當他於唐太宗貞觀九年來到中國時，東方教會在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名稱，也許因着他們所帶來的經書，並且強調聖經的重要性而被稱為「經教」。²⁴唐玄宗在天寶四年頒布的詔書仍指出：「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反映出當時還沒有正式改稱為「景教」，可見東方教會在中國宣教時，從唐太宗至唐玄宗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乃是稱為「經教」。不過，《景教碑》在第一部分描述了教義和信仰特點之後，卻解釋了改稱為「景教」的原因，那是因為他們所信奉的永恆真道，確實奇妙而難以命名，加上信仰有顯著的功用，所以，只是勉強地稱為「景教」。²⁵

在明朝末年信奉天主教的官員李之藻（1565-1630年）也許是最早解釋「景教」中「景」字之意思的人。他指出：「景教大也、炤也、光明也。」²⁶其後，不少學者都認為「景教」就是「正大光明的宗教」。卻忽略了「景」字還有吉祥和瑞之意，特別是「景光」可指到瑞祥之光，如《景教碑》上提到「景宿告祥」，²⁷就是指到光明的大星宣告吉祥與和諧之意。若結合耶穌基督所發出的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約八12），同時也對祂門徒發出類似的宣告：「你們是世上的光」（太五14）。可見當門徒的生命被耶穌基督的真光所照亮，脫離罪惡的黑暗時，他們也成為世界的光，活出一種與人和諧的生命。²⁸那麼，「景教」就可以被解作一個為世界帶來光明與和諧的宗教。²⁹

²⁴ 彭滿圓：〈從「景風東扇」到中國宣教之風刮起〉，頁59。

²⁵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²⁶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吳相湘編：《天學編函》冊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2），頁77。該文寫於天啟五年（1625年）。

²⁷ 參馬太福音二章2節：「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²⁸ Garry Moon Yuen Pang, "The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Syriac Jingjiao Monument in China," in *The Harp: A Review of Syriac, Oriental and Ecumenical Studies* Volume XXIX (2014), 217.

²⁹ 彭滿圓：〈從「景風東扇」到中國宣教之風刮起〉，頁60。

丙 「三威蒙度讚」的聖詩背景

在《三威蒙度讚》被發現後，吸引了不少漢學家與敘利亞語學者的研究興趣，其中英國學者穆爾（A. C. Moule, 1873-1957年）指出它的重要性幾乎可以與《景教碑》相提並論，並表示敘利亞語學家與東方學家明干那（Alphonse Mingana, 1878-1937年），確認那是東敘利亞語形式的《榮歸主頌》（*Gloria in excelsis Deo*）。³⁰ 伯希和作為第一個發現該寫本的人，首先從聖詩的角度來翻譯它的標題：《大秦景教關於從三威獲得救恩的讚美詩》（*Éloge des trois majestés de la religion brillante du Ta-ts'in, par lesquelles on obtien le salut*）或簡稱為《對聖三一神的讚美》（*Eloge de la Sainte Trinité*）；³¹ 穆爾基本上是受到伯希和的影響將它的標題翻譯為《一首景教關乎從三威獲得救恩的聖詩》（*A Hymn of the Brilliant Teaching to the Three Majesties for obtaining salvation*）；³² 林仰山（F. S. Drake, 1892-1974年）將它稱為《聶斯多留派的「榮歸主頌」》（*The Nestorian 'Gloria in Excelsis Deo'*）³³；而日本學者佐伯好郎（Yoshiro Saeki, 1871-1965年）則翻譯為《一首聶斯多留派頌讚聖三一神的浸禮聖詩》（*A Nestorian Motwa Hymn in Adoration of the Holy Trinity*）。³⁴ 它不但是中國最古老的聖詩，同時是被視為景教敦煌文獻中最重要的寫本，完全配得稱為一首經典的中國

³⁰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 52. 但穆爾沒有提供出處。他表示：「我不能追尋大約在十年前由哈里斯博士（Dr. Rendel Harris）所宣告這個事實的文章。」

³¹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519.

³²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53.

³³ F. S. Drake, "The Nestorian 'Gloria in Excelsis Deo': (Jing Jiao San Wei Meng Du Zan)," *The Chinese Recorder* LXVI (1935), 291-300.

³⁴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The Maruzen Compant LTD., 1937), 269. Saeki translated the title of *Sanwei mengdu zan* as *A Nestorian Motwa Hymn In Adoration Of The Holy Trinity*. 佐伯好郎解釋敘利亞語"imuda"或"muda"的中文音譯可指到英文的「浸禮」("Baptism")。

聖詩。這不單是在藝術價值上的經典，它本身的內容就是景教的經典，富有歷史與神學意義的經典。

早在1672年，德國更正教神學家與東方學家穆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年）曾經將《景教碑》的內容，通過中文的音譯加上音符，改編成為一首詩歌，³⁵ 那是被視為另一首中國教會聖詩的傑作。³⁶ 可是，《景教碑》本身並不是一首敘利亞聖詩，也與東敘利亞的禮儀無關，而《三威蒙度讚》作為一首聖詩，才正式反映出它在中國唐代的景教在敬拜時的禮儀。而另一首體裁與之相近的景教寫本是《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兩者都是在敬拜禮儀中的聖詩。根據該首聖詩的內容，「三威」是指到三一神的尊榮（「慈父」、「明子」和「淨風王」），其中「淨風王」乃是指到聖靈；³⁷ 而「蒙度」是指蒙受救渡、得着拯救之意；³⁸ 至於「讚」是讚美之意，這裏用作名詞，指一首讚美詩，³⁹ 整個標題的意義就是一首「大秦景教歌頌三一神救贖的讚美詩」。正如歷史學者朱心然指出：「《三威蒙度讚》作為景教大秦寺的禮拜禮儀的一部分，因中國宗教文化注重心性及冥想反省，因此《三威蒙度讚》在對三一之神讚歎之餘，另加上了非常化的反思，讓會眾更能感受三一神的救恩，彌施詞的拯救，清楚景教的神才是『人元真性蒙依止』的地方。」⁴⁰

³⁵ Andreas Müller, *Monumenti Sinici, quod Anno MDCXXV terris in ipsa China erutum; seculo verò octavo Sinici, ac partim Syriacè, in Saxo perscritum esse, adeoque dogmatum & rituum Romanae Ecclesiae (anteannos quippe mille in extreme Oriente receptorum) antiquitatem magnopere confirmare perhibetur, Lectio seu Phrasis, Versio seu Metaphrasis, Translatio seu Paraphrasis. Plane uti P. Athanasius Kircher in China sua Illustrata anno MDCLXVII. Singula singulariter edidit. Ceterum Tonos vocibus addidit, inq; nonnullis novæ hujus Editionis Exemplis Kircherianæ Defectus Supplevit, Errata Sustulit, Omnia verò Minio indicavit* (Berlin: Runge, 1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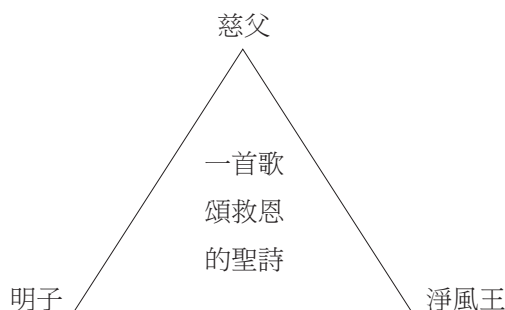
³⁶ Garry Moon Yuen Pang, "Monumenti Sinici—A Remarkable Chinese Hymn," in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ed. Dietmar W. Winkler and Li Tang (Wien: LIT VERLAG, 2009), 353-81.

³⁷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271.

³⁸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僑，1960），頁31。

³⁹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53.

⁴⁰ 朱心然：《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香港：浸會，2009），頁275。



圖二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的意義

(二)《三威蒙度讚》的譯者

在《三威蒙度讚》文本的內容並沒有提供有關該聖詩的作者或任何背景資料。不過，《三威蒙度讚》寫本與另外一份景教文獻《尊經》相連在一起，兩份文獻抄寫在同一張紙上，卻被撕裂為三部分，很幸運地，文本的內容沒有受到破壞。⁴¹在《尊經》的末端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資料，記載了五百三十份寫在貝葉梵音的經文，於唐太宗貞觀九年被阿羅本帶到長安，其後，景淨被傳召翻譯了三十部經文。⁴²但實際上，總共有三十五部經書的名稱被記載在其中。⁴³

阿羅本乃是第一個被東方教會差派到中國的傳教士，東敘利亞語是他們所使用的官方語言，他所帶來的經書也應該是以東敘利亞語書寫

⁴¹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52.

⁴² 《尊經》。「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部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⁴³ 《尊經》。「敬禮《常明皇樂經》《宣元至本經》《志玄安樂經》《天寶藏經》《多惠聖王經》《阿思瞿利容經》《渾元經》《通真經》《寶明經》《傳化經》《罄遺經》《原靈經》《述略經》《三際經》《徵詰經》《寧思經》《宣義經》《師利海經》《寶路法王經》《刪可律經》《藝利月思經》《寧耶頓經》《儀則律經》《毗退啟經》《三威讚經》《牟世法王經》《伊利耶經》《遏拂林經》《報信法王經》《彌施訶自在天地經》《四門經》《啟真經》《摩薩吉思經》《慈利波經》《烏沙那經》」

的。可是在那已經被翻譯經書的名單上，只有《宣元至本經》、《志玄安樂經》與《三威讚經》可以存留在現在。至於《三威讚經》與《三威蒙度讚》兩者在標題上相近，無論是伯希和與朱謙之（1899-1972年）等中外學者，都認為兩者應該是指同一首聖詩，⁴⁴故景淨應該就是《三威蒙度讚》的譯者，⁴⁵但在翻譯的過程中也許得到一些中國學者的幫助。此外，據《景教碑》上記載，景淨就是撰述該碑的作者，而《景教碑》樹立的年份在建中二年（781年）。因此，《三威蒙度讚》、《宣元至本經》、《志玄安樂經》與《景教碑》都應該是由景淨所撰寫或翻譯的，它們都可以歸納為中唐景淨文本。⁴⁶

翻譯對於東方教會在中國的宣教是很重要的事工。不過，景教作為一個新的外國宗教，在唐代的時候傳揚到中國，要將一些專有名詞從敘利亞語翻譯為中文殊不容易。況且，在中國當時有非常高的文化水平與多元化的宗教環境，帶給譯者在翻譯上的困難。⁴⁷因此，在宣教初期，看來是不能避免地需要借用一些中國道教、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字眼，好讓當時的中國人更容易明白經文的內容，而初唐的經典主要是由阿羅本所翻譯或撰寫的。⁴⁸然而，《三威蒙度讚》於中唐時才被翻譯，景教在中國已經傳揚了差不多150年，無論在翻譯用詞和神學思想上，都較阿羅本的時候較為成熟。

⁴⁴ Paul Pelliot,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n *T'oung Pao* Vol. 15. No. 5 (1914), 626. 參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1993），頁122。

⁴⁵ 吳昶興編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新北市：橄欖，2015），導論1xxi。吳氏認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有別於《三威讚經》，甚至可能是以景淨翻譯的《三威讚經》作為底本創作。」不過，他卻沒有解釋他提出這個看法的原因。

⁴⁶ Garry Moon Yuen Pa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eology of Jingjiao to the Society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ed. LI Tang and Dietmar W. Winkler (Berlin: LIT VERLAG, 2013), 399. 筆者在文中所指的「晚唐景淨文本」應該是「中唐景淨文本」，以此更正。

⁴⁷ Jingyi Ji, *Encounter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Wien: LIT VERLAG, 2007), 40.

⁴⁸ Pa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eology of Jingjiao to the Society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398. 初唐阿羅本文本包括《序聽迷詩所經》和《一神論》。

（三）《三威蒙度讚》的文體

唐代是中國一個強盛與繁榮的時期，中國文學達到一個高峰，尤其是在詩體的發展，更被視為中國詩體的黃金時期，「唐詩」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來統稱在那個時期的詩歌。總數超過48,900首詩被收錄在《全唐詩》之內，其中所涉及的詩人共有2,200多位。⁴⁹從詩的體裁和特點來看，唐詩的發展大概可以按照唐代歷史的發展，分為初唐、盛唐、中唐與晚唐，⁵⁰就像一年四季分為四個時期，⁵¹至於該四期的時間怎樣劃分，學者就有不同的意見。大抵初唐像春季，是唐詩的創始時期；而盛唐像夏季，是唐詩的黃金時期；至於中唐就像秋季，是唐詩的成熟期；最後晚唐好比冬季，是唐詩走向衰落的時期。在唐代眾多的詩人中，李白（701-762年）與杜甫（712-770年）是其中最著名的詩人，他們生長的時期可以被視為唐詩發展最光輝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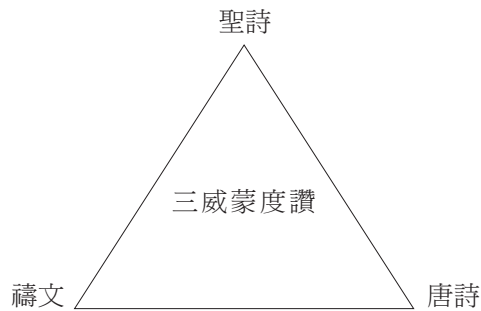
《三威蒙度讚》翻譯的時間是在盛唐至中唐的轉接時期，仍然處於中國唐詩發展的成熟時期。《三威蒙度讚》以七言古詩的體裁寫成，可能受到那個時期的唐詩發展所影響。由於《三威蒙度讚》的內容共有四十四句，可以劃分為十一節，就是採用了以七言絕句的形式。由於《三威蒙度讚》採用七言古詩的體裁時，在翻譯時不容易完全按字面的意思翻譯，為了符合文體的需要，也許在翻譯過程中會採取意譯的方式，甚至加進一些新的內容，《三威蒙度讚》的內容就較原來東敘利亞語的《榮歸主頌》為多。無論如何，通過唐代古詩體裁來翻譯東敘利亞的《榮歸主頌》，應該是最適當的文體。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首

⁴⁹ 曹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成書於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華書局，1960。另下載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quantangshi/zh>>（2016年7月28日下載）。

⁵⁰ 高棅編：《唐詩品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完成。新華書店，1988。另收錄在《四庫全書》卷一百八十九集部四十二。下載自〈在綫四庫全書查詢〉<http://4.supfree.net/glass.asp?id=189>（2016年7月28日下載）。「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為餘響。」

⁵¹ John Ching Hsiung Wu, *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 Vermont: C.E. Tuttle Co., 1972.

聖詩，而詩的藝術無論在當時中國的文化中與東敘利亞的禮儀中都是很重要的。從禮儀的角度來看，《三威蒙度讚》是讚美三一神救贖的禱告。因此，《三威蒙度讚》具有作為一首聖詩、一篇禱文與一首唐詩的三合一本質。



圖三 《三威蒙度讚》作為一首聖詩、禱文與詩的三合一本質

（四）《三威蒙度讚》的文本問題

基於《三威蒙度讚》是以七言古詩的絕句體裁寫成的聖詩，全詩共四十四句，每四句可以劃分為一節，總共有十一節。然而，在第六節第二十三行，卻用了八個字來形容「彌施訶普尊大聖子」，在一般的七言古詩中，是非常罕見的，表面上看來是不符合七言古詩的格式。另一方面，在第九節第三五行，出現一個字體非常小的「等」字，該字幾乎被忽略而不容易看見，也許在抄書「大師是我等法王」一字的過程中，原先遺漏了那個「等」字，在發現後再用較少的字來補上。因此，本來按七言古詩的體裁，該聖詩除去標題以外應有308個字，但《三威蒙度讚》卻有309個字，這是在該文本中的一個特點。有關該文本的內容，旅法學者吳其昱（1915-2011年）曾經將《三威蒙度讚》與敘利亞語的文本加以詳細的對比，確認出那是翻譯自敘利亞語的文本。⁵² 不過，有不少

⁵² 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讚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三分（1986），頁411~438。

新的內容在翻譯時加進中文文本中，是敘利亞原文沒有的，表明翻譯的過程並不是完全按着字面意思逐字翻譯。

節數與行數	中文新的文本	英文翻譯
第一節，第四行	三才慈父阿羅訶	Universal Father, Alaha
第二節，第八行	蒙聖慈光救離魔	Saved from the devil by the Holy Light
第三節，第十二行	於諸世尊為法皇	Emperor of the Spiritual Law
第四節，第十四行	光威盡察有界疆	Glorious light searches with boundary
第五節，第二十行	眾善根本復無極	Root of goodness is boundless
第六節，第二十二行	歎彼妙樂照此國	Lovely music fills this land
第七節，第二十六行	大善耽苦不辭勞	Suffering great pain without complaint
第八節，第三十行	其座復超無鼎高	The glorious throne of your majesty
第八節，第三十二行	降棧使免火江漂	Send a raft to save from the fire lake
第十節，第三十九行	復與枯樵降甘露	Sending dew to renew the earth
第十節，第四十行	所有蒙潤善根滋	Till our good roots be nourished

表一 《三威蒙度讚》在中文文本所加上新的內容

從上表可見，總共有十一行詩句並不是從敘利亞文本中翻譯而來，它們可被視為在中文文本中新的創作，因《三威蒙度讚》的篇幅合共四十四行，這十一行新創作的內容佔全詩的百分之二十五，這個現象是不應被忽視的。這些新創作的內容有助於分辨《三威蒙度讚》的獨特性，以及評估景淨在文本中所扮演的特別角色，從觀察所得，《三威蒙度讚》並不是純粹翻譯的作品，乃是在翻譯的基礎上加上新的創作，至於景淨也不只是一個翻譯者，他同時也是一位有分撰寫該聖詩的作者。

三 《三威蒙度讚》的翻譯

基本上，《三威蒙度讚》是從東敘利亞的《榮歸主頌》所翻譯的作品。不過，在翻譯成為七言古詩時，卻創作了一些新的內容在其中。

在《三威蒙度讚》的文本中找不到任何明確的答案，也許，那是為了要滿足於中國唐詩在格律和韻律上的要求。⁵³ 在1892年，馬克萊主教（Bishop Arthur John Maclean, 1858-1943年）曾經將《榮歸主頌》從敘利亞語翻譯成英語，⁵⁴ 但他在1894年做出一些修訂。⁵⁵ 由於《三威蒙度讚》加上一些新的內容，馬克萊的翻譯不能完全加以應用。此外，不同學者都曾經將它翻譯為英語。可是，當《三威蒙度讚》被翻譯為英語時，譯者要注意它本身是一首古詩與聖詩的體裁，也要兼顧它在中文所帶出的神學思想，而不只是按字面的意義來逐字翻譯。

基於《三威蒙度讚》文本的獨特性，既源於東方教會的聖詩，但其文本所增添的中文內容，卻不能在原來的東敘利亞語找到，形成了一個融合了東敘利亞語和中文獨特的文本，尤其是在神學思想上與神學體裁上，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構建了敘利亞漢語神

⁵³ Huaiyu C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ngjiao and Buddhist Texts In Late Tang China," in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ed. Roman Malek and Peter Hofrichter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6), 110.

⁵⁴ Maclean and Brown, *The Catholicos of the East and His people: Being the Impressions of Five Years' Work in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Assyrian Mission,"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us and Secular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Eastern Syrian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and Northern Persia (known Also as Nestorians)*, 230-31.

⁵⁵ Arthur John Maclean, *East Syrian Daily Offices: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and an appendix* (London: Rivington, Percival & Co., 1894), 179-80.

以下加上括號（）的內容是在1894年修訂的。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 And on earth peace. * And a good hope to mankind (men)".
 * We worship thee. * We glorify thee. * We exalt thee. * Being who art from eternity. * Hidden nature that cannot be fathomed (Hidden and incomprehensible Nature). *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 King of kings. * And Lord of lords. * Who dwellest in the glorious (excellent) light. * Whom no (son of) man hath seen. * And cannot see (Nor can see). * Who alone art Holy (holy). * And alone Mighty (mighty). * And alone Immortal (immortal). * We confess thee. * Through the mediator of our blessings. * Jesus Christ. *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 And the Son of the Highest. * O Lamb of the living God. * Who takest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 Have mercy upon us. * Thou who sittest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y) Father. * Receive our request. * For thou art our God. * And thou art our Lord. * And thou art our King. * And thou art our Saviour. * And thou art the forgiver of our sins. * The eyes of all men hang on thee. * Jesus Christ. * Glory to God thy Father. * And to thee, and to the Holy Ghost, for ever. Amen."

學 (Syriac - Chinese Theology)，⁵⁶ 因着《三威蒙度讚》採用了當時在文學上大放異彩的七言唐詩的體裁寫成，而神學的形式乃是採用詩體，成為由詩體所構成的詩體神學 (poetic theology)，那是深受東方教會傳統影響的神學形式，甚至採用詩體而非散文體更被視為神學表達最佳的器皿。⁵⁷ 可見這個文本乃是一個文化與宗教交流過程中的產物，無論從神學上與歷史上來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着《三威蒙度讚》在寫作內容與體裁上的獨特性，加上與原來敘利亞文本的差異，本文進行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將《三威蒙度讚》的中文內容，重新翻譯為東敘利亞語，成為一個反向的翻譯 (reverse translation)。⁵⁸ 以下圖表顯示翻譯的成果，在《三威蒙度讚》中文文本以外，還加上馬克萊和筆者的英語翻譯，以及東敘利亞的翻譯，中文字下加上橫線的是敘利亞的《榮歸主頌》所沒有的內容。

⁵⁶ Pa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eology of Jingjiao to the Society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401.

⁵⁷ Sebastian Brock, *Bride of Light* (Kottayam: St. Ephrem Ecume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9.

⁵⁸ 通過這個研究，重新開始一段中國牧師與敘利亞學者的合作研究過程，使終斷了一千多年東方教會與中國基督徒的合作重新恢復，由此發覺到原來有關景教的研究不止是停留在過去，乃是延續到現在還可以有新的進展。基於這些敘利亞語學者對中文不是很熟悉，我們主要通過英語作為交流與翻譯的媒介，筆者先將《三威蒙度讚》翻譯為英語，再通過他們的幫助，將英語翻譯為東敘利亞語，藉此而將中文文本重新翻譯為東敘利亞語，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所享受到的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交流，更是一種從耶穌基督而來愛的交流，一種屬靈生命與信仰上的交流。筆者對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第一節

- 第一行 無上諸天深敬歎 (中文文本)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麥克萊英文譯本)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筆者英語譯本)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東敘利亞語翻本)
- 第二行 大地重念普安和
 and on earth peace
 On earth peace and harmony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 第三行 人元真性蒙依止
 And a good hope to men
 A good hope to man's nature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 第四行 三才慈父阿羅訶
 (沒有英譯)
 Universal Father, Alaha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第二節

- 第五行 一切善眾至誠禮
 We worship thee
 We all worshipping in liturgy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 第六行 一切慧性稱讚歌
 We glorify thee
 We all praising in wisdom
 ܩܘܪܒܢܐ ܩܘܪܒܢܐ

第四節

- 第十三行 常 居 妙 明 無 畔 界
Who dwellest in the excellent light
Dwells in the light without boundary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 第十四行 光 威 盡 察 有 界 疆
(沒有英譯)
Glorious light searches with boundary
בְּיָה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נִימָאס
- 第十五行 自 始 無 人 嘗 得 見
Whom no son of man hath seen
Whom no one has ever seen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נִימָאס
- 第十六行 復 以 色 見 不 可 相
Nor can see
Of whom no image can be seen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第五節

- 第十七行 惟 獨 純 凝 清 淨 德
Who alone art holy
Holy God is pure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 第十八行 惟 獨 神 威 無 等 力
And alone mighty
Holy God is Almighty
נִרְאֵה נִימָאס בְּלֵא

- 第十九行 惟 獨 不 轉 儼 然 存
And alone immortal
Holy God is immortal
ܘܗܘ ܐܘܠܗܐ ܘܗܘ ܥܘܠܡܐ
- 第二十行 眾 善 根 本 復 無 極
(沒有英譯)
Root of goodness is boundless
ܘܗܘ ܥܘܠܡܐ ܘܗܘ ܥܘܠܡܐ
- 第六節
- 第二十一行 我 今 一 切 念 慈 恩
We confess thee
I remember your mercy and grace
ܘܗܘ ܥܘܠܡܐ ܘܗܘ ܥܘܠܡܐ
- 第二十二行 歎 彼 妙 樂 照 此 國
(沒有英譯)
Lovely music fills this land
ܘܗܘ ܥܘܠܡܐ ܘܗܘ ܥܘܠܡܐ
- 第二十三行 彌 施 訶 普 尊 大 聖 子
Through the mediator of our blessings Jesus Christ
Meshihe, Great Holy Son
ܘܗܘ ܥܘܠܡܐ ܘܗܘ ܥܘܠܡܐ
- 第二十四行 廣 度 苦 界 救 無 億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And the Son of the Highest
The suffering Saviour of the world
ܘܗܘ ܥܘܠܡܐ ܘܗܘ ܥܘܠܡܐ

第三十一行 大 師 願 彼 允 眾 請
 Receive our request
 Great Master, we pray for receiving our request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第三十二行 降 棧 使 免 火 江 漂
 (沒有英譯)
 Send a raft to save from the fire lake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第九節

第三十三行 大 師 是 我 等 慈 父
 For thou art our God
 Great Master is our Merciful Father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第三十四行 大 師 是 我 等 聖 主
 And thou art our Lord
 Great Master is our Holy Lord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第三十五行 大 師 是 我 等 法 王
 And thou art our King
 Great Master is our Spiritual King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第三十六行 大 師 能 為 普 救 度
 And thou art our Saviour
 Great Master can save the world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ܘܘܢܐ

的成果。因此，通過《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的研究與翻譯，反映出歷史研究的意義並不只是停留在過去，還延續到現在。盼望在景教的研究上，同樣能夠從過去延續到現在，甚至擴展到未來，有更多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⁵⁹

請謹記：「歷史並沒有完結，正在等待我們一起開拓。」

⁵⁹ 今天，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基督教牧師，竟然同樣得到東敘利亞語基督徒與學者的幫助，重新將《三威蒙度讚》翻譯為東敘利亞語，這確實是一個奇妙而跨越千年的學術交流過程。雖然如今在中國已經沒有景教教徒，但東方教會的基督徒與中國基督徒的合作卻仍然繼續，這不只是一種歷史研究而已，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延續。在神憐憫的恩典下，我們還可以在基督裏分享愛，並且可以在不同的禮儀中一起敬拜主，也可以繼續在學術研究上彼此合作與交流。

撮 要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可以被視為一首最古老的中國聖詩，那是在公元八世紀末，由當時在中國的景教教士，從東敘利亞語的《榮歸主頌》所翻譯的寫本。不過，在翻譯為中文的過程中加上一些新的內容，形成了一個融合了東敘利亞語和中文獨特的文本，使它成為一個在文化與宗教交流過程中的產物，無論從神學與歷史的角度來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它是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景教寫本，反映出景教在唐代中國的敬拜禮儀。本文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它的背景，並將中文文本的內容重新翻譯為東敘利亞語，作為一種反向的翻譯。

ABSTRACT

Daqin Jingjiao Sanwei meng du zan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A Hymn of Daqin Jingjiao to Praise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Triune Go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ldest Chinese hymn. It is translated from the East Syriac text *Gloria in excelsis Deo* by the priest of Jingjiao in China at the end of 8th Century A.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some new contents were composed in the Chinese text. Hence, a unique text combined with East Syriac and Chinese was formed. It becomes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exchange process. In terms of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i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ingjiao manuscripts to reflect the liturgy of Jingjiao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Sanwei Mengdu Za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text into East Syriac again as a reverse translation.